

雪雁奇俠系列



天雷神掌

上

内容简介

少年百里超为了躲避东家的追杀，避难于无生隙，在偶然的机遇里，吃了天龙珠幸得天雷斧。成为盖世神功所向无敌之人。由于百里超宽大胸襟、正义凛然，不少武林魔头投效于他，和邪恶的势力、外来的侵略展开了惊心动魄的龙虎斗……

因百里超英俊潇洒，令众多美艳少女为之倾情，芳心暗许。书中情节跌悬多姿，悬念累结，读来令人手不释卷，是雪雁先生讴歌少年奇功英雄的一部佳作。

目 录

第 一 章	莽莽龙蛇舞·····	(1)
第 二 章	天雷神斧·····	(32)
第 三 章	一举成擒·····	(62)
第 四 章	万手神童·····	(93)
第 五 章	养虎为患·····	(123)
第 六 章	神秘老人·····	(153)
第 七 章	诡计难逞·····	(182)
第 八 章	稚子雄胆·····	(214)
第 九 章	群雄集龙门·····	(244)
第 十 章	黄沙风起·····	(273)
第十一章	铁骑三百里·····	(304)
第十二章	魔宫赴会·····	(334)
第十三章	桃林春色·····	(364)
第十四章	绿林反正·····	(390)
第十五章	风云际会·····	(417)
第十六章	伏魔神剑·····	(444)

第十七章	豪气冲牛斗·····	(470)
第十八章	四煞亡命·····	(511)
第十九章	威镇群雄·····	(555)
第二十章	神秘教·····	(584)
第二十一章	枯井春色·····	(612)
第二十二章	惊天动地·····	(639)
第二十三章	血盆·····	(669)
第二十四章	赌一口气·····	(698)

第一章 莽莽龙蛇舞

秦始皇登郎琊，留连三月忘返，作郎琊台，刻石纪功，并迁黔首三万户于郎琊山下，后其子二世有诏书，共十三行，八十六字，为大臣李斯执笔，至今犹存。

郎琊山在山东诸城东南海滨，崖翘突起，形势奇险而壮丽，面对浩浩黄海，背依苍苍大地，诚属天下之奇境也。

时直皓月中央，长空万里无云，沧海风平浪静，正是中秋的午夜三更。

在这宁静而美丽的夜晚，谁想到突在郎琊台那高入云层的顶上，竟传出一声如狂狮般的大吼，声威所及，森林为之颤抖，湖水亦顿挫三分。

紧接着一条庞大的黑影冲空而起，势尽一翻，又向海中俯冲，急扑，身轻似叶，轻飘飘地落至一座珊瑚礁上，谁料他手中尚托着一方数千斤的巨石。

月光下只见此人身高九尺，四肢如柱，形似铁塔，巨目海口，亚赛后汉张飞，惟面如古峒，威猛尤甚，年龄足有七十。

巨人来头大极，他就是不慕名利，当年暗助明初大将开平王常遇春挺进元都，逐走元帝，奠定不世功勋的神秘人物，后来才知他是武林闻声胆丧，见面股悚的“神力神”张巨雷大侠。

张巨雷能在百万军中所向无敌，传言他是练有一种非常精奇的内功，名唤“万变力”，是故他手挺数千斤巨石，非但能由高峰冲起，又轻如落叶下降。

“轰隆”一声，此老将巨石猛朝礁石上一掷，只撞得碎石纷飞，未几，海面上远远现出三个黑点，竟是三个异人踏浪而来。

张巨雷一见，遥遥招手道：“大哥、二哥、四弟，你们来迟了。”

三点黑影须臾登至礁上，为首的是个皓首老人，宽袍大袖，临风飘飘，一派仙风道骨，使人一见油然起敬，第二个儒雅斯文，花白的五柳长发，面如满月，年龄亦有六十开外，第三位更纯作文士打扮，手中还挥着一把白金骨的纸扇，貌似三十余岁的俊美壮年。这三人都向巨人张巨雷面含微笑，两呼三弟，一叫三哥。

皓首老人接着叹声道：“三弟，五妹遇难，到今天已是十五个年头了，每年今天，我们都要聚会于此，凭悼她临危暗暗留下的字迹。”

他说着即领先走向一岩石突起之前。

儒雅老人和张巨雷及那文士依次排立在皓首老人右侧，四双眼睛都注定在石上，人人面带戚然之色。

石上有一篇字迹，一见即知是用宝剑刻的，观其笔势，显然是出自左手，而且匆匆刻下，字极混乱，笔划往往脱体，无疑是在非常危机之际留下的。

仔细一看，原来是一篇遭敌围攻，临危绝望之言，上刻：“大哥，我在四哥处别后南行，不幸被我们的仇敌围攻，此际我已遭了“九九阴差”屠光一指阎罗指，等与背受八极阳魔一招残拳，右臂被七绝煞星苍生飘的残神剑斩断了，现在又被六合僵尸白日现的死神幡紧紧迫着，看势再无生望了，你要通知二哥，三哥为我报仇……”

在那一篇字迹后约莫三尺之处，赫然又有一篇更加潦草断续不全的字迹，上刻：“大哥，我瞒着你于十年前嫁了……君，七年生一子百甲，现藏在岸上，希望敌人未……其父亦被同一批……杀在海中！妹……绝笔……”五人对着这两篇字迹戚然良久，最后

还是巨人张巨雷大声道：“大哥，你们悟出妹嫁的人姓甚名谁么？她那孩子是不是叫百甲？”

皓首老人摇头道：“这十五来我们不惟未查出仇人的下落，同时也未访出妹夫的名字，姓百是决不会错，那孩子之名却决不会单是一个甲字？”

儒雅老人接口道：“那孩子算来已有十八岁了，也许已被敌人毁了！”

壮年文士急接道：“不可能，我是五妹遇难的第二天到达此处的，岸上全无痕迹。”

张巨雷道：“难道不怕野兽卸走？”

壮年文士摇头道：“一切可能的危险我都推测过，证明那孩子竟是自己离开的，我想三岁的孩子是能行走了。”

皓首老人道：“找孩子的任务交给盖世雄，叫他带着晁九天，马铁力，司马黛三个师弟妹到处暗查明访，我们则专事找寻仇人下落。”

儒雅夫人道：“敌人的功力不经我们弱，假设他们不分开，我们一个遇上时，势必又要走五妹的后尘，大哥，我们最好不要落单？”

皓首老人道：“不分不行，多费时日，分开时单独不许动手，只准暗盯，沿途乘隙通知大家，等以齐之后才可动手。”

说完挥手道：“我们立即分手，先晒内地，后及边疆。”

四人散去后，未几突在郎那台顶出现一个人影，只见人仰天叹道：“唉，恩恩怨怨，何日才了！”

此人年龄也有七十开外，看上去似乎有些糊涂之态，但听他的口气，居然又是非常精明的老人，他向着海里发了一阵呆，于是才慢慢向下奔去。

到了山下，忽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如飞迎上：“爹，你老看

出那四人是谁吗？”

老人向少女叹声道：“是武林人人尊敬的浩气四圣，他们在凭吊昔年辣手常姝江流韵的死难之地。”

少女讶道：“如此那白胡子老头就是皓皓子齐古圣罗！”

老人点头道：“那长髯老人则为云霄客南宫隐，巨人则是神力神张巨雷！”

少女郑重道：“这四人的名声在武林中太大了，那个壮年文士一定是金不换公孙龙吧？”

老人笑道：“你认为公孙龙还是壮年吗，丫头，他也有六十八了！”

“吓！”少女惊叫道：“他为何不老呢？”

老人道：“他练的是风祖神功，又名春风神功，此功力在什么年龄练成功，他就永远是那个年龄的面貌。”

少女轻轻叹息一声，羡慕的道：“我要是有那神功现在练成多好！”

老人哈哈笑道：“爹在你妈妈五十八生你的时候，那时就替你打定了散天神功的基础，这神功也有不老之功，你现在想变老太婆也没有用哩！”

少女忽然高兴得跳起道：“真的！”

老人笑道：“真倒是真的，不过没有春风神功驻颜，今后你还要苦练。”

少女闻言大喜，问道：“爹，你真不倒去大师哥家里去吗？”

老人忽然哼声道：“他是你师伯的魔影子，我见了他就生气，叫你莫去你要去，我送你到了这里已经够了，你自己去罢。”

奇在这一双老少父女刚走不到一刻，居然在路旁林内又出来了两个人物，而且是两个老出家人，一个是灰袍的老和尚，一个是髻束道冠的老全真。

“道友，那个老施主原来竟是五台糊涂年一醒啊！照他适才对女儿说的那一篇话看来，武林恐怕要有大变啦！”

道人面色凝重，显出非常担忧的道：“大师，赤煞五魔难得在武林公开露面，那次居然在郎琊山山下围攻浩气四圣五妹，这是武林的最大秘密，也许五魔志在扫尽江湖武林也未可知。”

和尚道：“道友，赤煞五魔实际只有四个真魔，五台糊涂在其中受了连累真是有苦说不出，他一生何曾作坏事？”

道人点头道：“大师说的不错，但江湖上却硬给年一醒戴上魔号，也真是冤枉。”

和尚停顿了一会不开口，未几慎重道：“道友，贵掌教可能还不知道这件大事，道友最好尽快回武当送个信。”

原来这道人竟是武当派长老法华真人，他闻言立停，连连点头道：“武林看势有变，贫道真要回山一趟才行，大师也应该回少林去，到家时贵我双方再分别派人向各派通知一声。”

和尚合十道：“道友所见极是，贫僧就此告别了。”

武当在湖北，方位却在山东以南，去向正是五台糊涂父女那条路，道人稽首送走和尚之后，他一个人仍旧盯住前面两个父女，紧紧不放。

一连好几天，道人盯到高邮湖才发现五台糊涂早已不见，仅仅只看到那个少女继续南行，可是道人却不能再盯下去，因为他要过安徽才能到湖北。

那少女似是刚出江湖，没有经验，她根本不留心后面，这段时间她日行夜宿，纯粹是游山玩水一般，她背上那只包袱大概有不少衣服和银两，因为她住的是间大客栈，吃的都是上等酒饭，同时每天都换过不同颜色的上等衣料，配上她那非常娇美的身材和面貌，一路上不知看傻了多少年青孩子。

好在她生性磊落，不怕别人看，似乎还不懂得害羞，可是她

也从不和人家交谈。

又过了好几天，是一个中午，他走到江苏的句容城，在客栈里，她在吃饭的时候向酒保打听道：“店家，茅山在贵城的那个方向？”

酒保笑答道：“小姐，你要去茅山吗？还远着呢，起码还要再走一天才行，今天走不到的了，明天出南门向东南方向走，经官道，过了河再偏左行就成啦。”

少女道：“谢店家，我是由高邮湖来的，走错了路，本来应走丹阳才对，结果走到贵城句容来了。”

酒保道：“小姐一定是从仪微过长江，这倒真是多走了几天冤枉路，不过我看小姐是没有什么急事，这也不要紧，反正是玩嘛？”

少女点头道：“我是幕茅山风景之名而来的，听说此山古迹特别多？”

店子里客人不多，酒保也是个年青人，他看这小姐太美了，于是乘机坐下啦，接口道：“小姐，茅山不惟古迹多，如华阳洞更是天下闻名，此山原名句曲山，后因有汉朝茅盈、茅固、茅衷三兄弟修道成仙在华阳洞内，因而改名茅山，也有称三茅山的，称茅氏兄弟则称三茅君，山上有道观，上清宫香烟鼎盛，善男信女进香者络绎于途，远的竟有来自边疆的哩。”

少女问道：“听说离茅山主峰不远有个褚家庄，店家可知？”

酒保大笑道：“提起褚家庄员外，凡在茅山数百里周围，可说人人知道，因为他老人家是个大善人啊！”

少女点头道：“多谢店家指引，那我明天再走罢，请你替我选间上房，我要休息了。”

酒保高兴道：“小姐，好在小店是客栈兼酒楼，别家可没有这方便，上房有好的，包险小姐一见满意，小的这就去收拾。”

当酒保离去时，少女忽见店外一连走进来三个青年人物，年

龄都有二十余岁，一个个猿臂蜂腰，气派不凡，而且人人都身佩长剑，他们一见少女，似都感到非常意外，居然同声欢叫道：“年师妹，你怎么也在这里？”

少女亦觉三青年来得偶然，起身相迎道：“三位师兄如何会来到此处？”

第一位青年大笑道：“我们有约，准备去看大师兄和二师兄，年师妹也要去褚家庄吗？”

少女点头道：“你们要去，为何不写信告诉我一声？”

第二位叹声道：“我们怕五师叔，谁敢写信。”

少女道：“听说褚家庄还有一天路，我已准备明天走了，三位师兄也在此店住吗？”

第三位抢着道：“既有师妹在此，我们当然也住下罗。”

第一个急忙道：“李师兄，我和海师弟在此陪师妹，你去定房子罢。”

第二位青年连忙答应，立至后面叫伙计而去，少女则问他们道：“你们吃过饭了吗？”

第一位笑道：“吃过了，师妹也吃完了？”

少女一指桌上道：“刚吃过。”

这一阵工夫，店内却来了不少客人，当两个青年和少女说话的时候，门口又来了两个异常突出的少年，一进门，这两少年即向店堂西角上闪去，动作迅速无伦，显然是在回避少女这一面。

他们到角上一桌僻处坐下后，其一即轻声向同伴道：“岑兄，在黔西会过的家伙也在此地呢！”

另一少年道：“袁兄好目力，那夜在匆匆之下你还记得恁地清楚。”

第一个少年道：“岑兄查出他们来历否？”

姓岑的道：“是谁的传人未悉。但对他们的姓名却已查出，坐

在少女右面的姓海，名叫内净，左面的姓谭，叫色空，还有一个姓索的不在场，他叫索武魂。”

姓袁的道：“那少女又是谁？那夜似未在场？”

姓岑的道：“一丘之貉，我看也不会是好玩意！”

正说着，忽听一个清晰的声音送入耳中道：“小子们，你们昆仑派和峨嵋要当心，那边谭小魔即为八极阳魔堵正道的弟子，姓海的又是七绝煞星苍生飘的首徒，姓索的现在后面定房子，他却是六令僵尸白日现的传人，致于那少女名叫年年红，她是五台糊涂年一醒的爱女。”

这声音来得神秘，简直不知是何人所发，姓袁的暗向姓岑的道：“此店藏有前辈异人，他在向我们示警。”

姓岑的道：“此人莫非藏在雅座里？”

姓袁的道：“原来那天所遇，而又在此地相逢的家伙竟是赤煞五魔之后。”

二人到处查看一会，始终不知传音之人何在，惟觉东角上黑暗处有个伏桌打盹的醉老人十分可疑，于是互视一眼，随即留上了心。

当酒保来了之后，二人即吩咐他要吃的东西，并轻声道：“小二哥，那面桌上两男一女可要在宝号住下号？”

酒保点头道：“是的，二位公子要房间吗？”

姓岑的道：“不，我们吃了就走！”

酒保去后，二人立又向东角上看去，奇怪就在这么一瞬间，竟然失去那醉老人的影子！

二人齐感一惊，莫不悚然震住了，可是另外一个声音传来道：“你两位小家伙真没有出息，守着的人儿竟让他溜掉，告诉你，他就是武林三不醒南获丈人，快追去，也许对你们有点好处。”

岑，袁二人闻言大惊，不惟不追，反对后来传音的特别留了

意，可是他们再也找不出可疑的人物。

姓岑的暗暗向姓袁的叹声道：“今天有点古怪，居然在店中连番失机啦！”

姓袁的问道：“我只知道有个南获丈人，但不知何谓三不醒，岑兄可知是怎么回事吗？”

姓岑的道：“我也是去年才听掌门说过，听说南获丈人有不醉不醒，不杀不醒不骂不醒，他遇邪就杀，逢人就骂，有酒必醉。”

饭菜来了，二人吃得非常匆忙，瞬息即完，接着又急急会帐而去，这无疑是去向什么人报消息，也许是怕势力不足。

谁料，当他们刚刚出了句容南门时，忽觉后面有个驼背老人紧紧跟着，那种一拱一挺的行路形态，显然还是个跛子，可是他走路来却并不慢，一直跟在岑，袁二人身后五丈之处。

姓岑的暗向姓袁的道：“来人是何门道？袁兄看出吗？”

姓袁的摇头道：“他真是眼睛不亮，跟着我们干什么？”

姓岑的道：“我们加把劲，摆脱他。”

二人暗暗运上真力，加速驰去。

走了十余里回头一看，后面没有了那驼子，姓袁的不禁哈哈笑道：“人还是要身体健全，不能有什么毛病，否则岂不等于鸟儿缺了只翅膀。”

姓袁的话刚说完，姓岑的猛可朝他一推，低喝道：“袁兄当心，前面路旁的是谁？”

一箭之外坐着一个驼背老人，姓袁的一见大骇，暗惊道：“他如何能赶到我们前面！”

姓岑的叹道：“这是他的轻功已入化境之故，绕道超在你我之前了。”

二人中只有姓岑的有点嘀咕，内心怯疑不安，因为他刚才出言不逊。

走近了，驼子瞪眼向姓袁的问道：“你看过一只翅膀的鸟飞得更快吗？”

姓袁的立即长揖道：“前辈请谅晚生轻率适才出言。”

驼背老人点头道：“好，名门弟子到底不同，不骄不傲，才是可造之材。”

说完又微笑道：“二生可知老夫是谁么？”

岑姓少年拱手道：“晚生这才想起家师之言，前辈莫非即为郎琊山山人？”

驼子哈哈笑道：“原来你是峨嵋老友高足，因为只有他才会时时不忘我这残废之人。”

岑姓少年立又长揖道：“你老想必就是在客店后来传音之人吧？”

驼子点头道：“你们既已失去拜见南获丈人之机，那又为何匆匆离去？”

袁姓少年道：“店中既有三个淫邪人物，我们不能不相邀几个高手来除去他们。”

驼子郑重道：“我就知道你们有这个打算才追来，千万不可乱来，那三个东西已尽得乃师所学，以我之力尚难敌其两个，你们再邀上十个前来也只是枉送性命，何况他们还有一批更凶的在前途不远，惹动了马上就会闯出大祸。”

袁、岑二人闻言大惊，立即被震住了，岑姓少年道：“你老与南获丈人相识吗？”

驼子道：“同辈人物，焉有不识之理，你们是否认为我驼子为何不与南获丈人联手除掉那几个小畜牲？”

岑姓少年点头道：“难道也有困难？”

驼子道：“困难是在他们背后之人，挑动他们必替武林带来弥天大祸。”

说到这儿，他忽又催道：“你们快走，向西行，前面有九九阴魔的二徒弟来了，这东西毫不讲理，也许会向你们找麻烦。”

岑、袁二人闻言一震，急急拱手而行，他们见驼子尚且如此，纵有勇气也不敢不依了。

驼子仍朝去路缓缓跛行，但未出半里，即遇着一个青年带着两个少年家人迎来，驼子一见，立即收敛他的目光，装出一派龙钟不堪之态。

那青年不到三十，长相不恶，惟独满面浮呈阴姑之气，英雄装，腰挂长剑，他身后有两个如家仆一般的少年人，一丑一俊，丑的显出精灵无比，目光蕴藏绝伦的智慧，俊的举动迟钝，纯属忠厚老诚之态，年龄都在十七八岁。

驼子远远哑声道：“二庄主进城吗？”

青年傲然道：“驼公公回来了，看到我的客人吗？”

驼子立住不动，等他接近时才道：“见到三个如二庄主所说的青年人，但不知是否即是客人。因为其中还有小姐，是以老朽不敢向他打听，目前他们都住在华源客棧。”

青年人眉头一皱，自答道：“有个小姐？”

他忽然向身后两个少年仆人道：“百里超，你和鲍叔德随驼公公回去罢，禀告庄主一声，只说我明天才能回来。”

那满面忠恳的少年应声道：“二庄主，明天要我们来接吗？”

青年挥手道：“笨才，不用了。”

他斥了一声，立即扬长而去。

老驼子回头看了一眼，笑对忠厚少仆道：“百里超，你先回去，公公我还要和鲍叔德到山左刘家去一趟，只怕要迟一点才能回来。”

百里超没有说一句话，转身就走，真是诚实可爱。

丑少仆见他去远，立向老驼子道：“师傅，百里超今天又差点

出事了！”

老驼子沉声道：“德儿，你又忘了，为师屡诫不听，我们非露出破绽不可，叫你一日不离褚家庄，你就严禁叫我为师，怎的这点警惕之心都没有呢？”

原来这丑少仆竟是郎琊山人之徒，但不知他们在搞什么鬼，驼子叱罢又问道：“百里超出了什么事？”

丑少年遭叱不怨，轻声道：“庄主今早拿了一把匕首，看来是把普通小刀，其实锋利无比，他装出于无意，竟向百里超的玉枕穴上猛刺过去！”

驼子冷笑道：“这伪善确有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匕，你认为他仅以宝匕去刺吗，哼，他必定在宝匕上还暗藏阎罗指法！好，这是要害百里超的第十次铁证了。”

鲍叔德道：“我在暗中注意，那一下的确确刺中百里超的玉枕了，但百里超仅仅只打了一个跟斗，居然连皮肤都没有伤着一点！”

老驼子急急将他带到路旁林中，追问道：“百里超有何反应？”

鲍叔德道：“庄主收势如电，急急上前将百里超扶起。”还故作惊骇的道：“孩子，跌坏了吗？”

老驼子道：“百里超一定反劝庄主走要小心罗？”

鲍叔德道：“正是这样，他根本不知庄主拿什么撞他。”

老驼子冷笑道：“庄主为了要喝他的精血，可说已无法可设了，火烧他不死，水淹他不死，毒也无效，杀又用过啦，他一定徒唤奈何了。”

鲍叔德改口叫道：“驼公公，庄主到底是什么原因要杀百里超？”

老驼子郑重道：“百里超是庄主在十年前从一双江湖夫妇手中要来的，那双夫妇因爱上了庄主三百两银子，竟不惜把孩子出

卖。”

他停一下，侧耳听听林外的动静，接着又道：“庄主在当时就发现百里超体质异常古怪，他认为百里超一定是吃下什么仙丹，因此他买回来的目的，就是存心要喝百里超的精血，这意思你明白吗？”

鲍叔德大惊道：“这是多么残忍的毒计啊！”

老驼子道：“成事在天，庄主途穷了，他拿百里超无计可施了。”

鲍叔德道：“我听你老指示，一方面暗暗保护阿超，一方面打听他得过什么奇遇，可是阿超仅说在十二年前吃了一只古怪的大肉果，他说那是在一条小沟中水里捞起来的。”

老驼子道：“他不记得地点了？”

鲍叔德道：“他曾苦思过，但他一直就想不起来。”

老驼子道：“那就是该肉果的古怪！这东西竟比任何神功都奥妙，简直不可思议。”

一顿，急问道：“我教他的剑法和拳掌如何了？”

鲍叔德叹声道：“你老白费劲，他不惟忘得一干二净，甚至还非常苦恼，他说了对你老不起。”

老驼了歉道：“这样一块空前的好材料，居然不能练功夫，真是太可惜了！”

鲍叔德道：“不能练武事情还小，他的反应竟比什么东西都笨，我曾问他对于背后的动静有没有知觉，他说有，但就是避不开，我也曾偷偷的向其背后打一拳，谁料他确实知道，可是他的双脚就是不能尽速闪开。”

老驼子道：“这是他没有练过外功之故，不知如何躲避。”

刚说到此，驼子突然叫道：“德儿，你快去追他！”

鲍叔德道：“为什么？”